

俄罗斯经典绘画
俄罗斯主题性油画选

全山石 主编

 山东美术出版社

俄罗斯经典绘画 俄罗斯主题性油画选

全山石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经典绘画: 俄罗斯主题性油画选/全山石主编. —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30-3147-3

I. ①俄… II. ①全… III. ①油画—作品集—俄罗斯
IV. ①J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21240号

策 划: 马晓东

责任编辑: 徐 璐 吕 灏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 82098268 传真: (0531) 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 86193019 86193028

制版印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8开 23.75印张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05.00元

升入“学院”与走进“时代”

——俄罗斯主题性绘画

孔新苗

如果把油画艺术比喻为一个生命，那宗教文化、学院制度就是他长成生命体的两个重要的基础阶段，类似少年期与青年期——长成身体形态，形成知识系统。

任何艺术种类、形式的产生、演变，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对油画来说，西方宗教文化的仪式、场所中对神的呈现、膜拜需要，是推动其产生的重要因素，这在博物馆、教堂中那些年代最久远的油画藏品中可一目了然。油画材料刻画形象精细深入、保持时间久、不易变色等特点，是其他画种材料难以比拟的，而这正适合了在信仰性、纪念性场景中的使用。在油画产生的早期，围绕为宗教事务服务的目的，油画技巧、知识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师傅带徒弟的中世纪手工艺作坊方式进行。

16世纪中期，在欧洲文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诞生了第一所美术学院，其实它与今天的学院体制相去甚远，只能说是艺术爱好者和古物学者们的一个私人集会。它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西方第一部艺术史的作者乔治·瓦萨里，并得到年迈的米开朗基罗的指导。而成立学院的用心，是要吸收那些具有文学知识素养的人一起研讨油画艺术，使油画脱离与手工艺作坊的关联而上升为人文学科的层面，提升油画家跻身人文学者的行列。此后，百余年间，欧洲相继成立了多所美术学院，标志着油画不再是单纯为宗教事务服务的一门绘画技术，而是与精神文化生活密切关联的油画艺术。发生这一变化的动力，是16世纪以降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给欧洲社会、文化带来的全面变化，使油画发生了从宗教图像的制作技术变成“人文的”学科知识。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油画的学院知识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构建，而油画学院知识的皇冠，就是“历史画”——对历史神话传说、宗教故事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

早在1435年，西方绘画理论的前驱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1404年—1472年)，就在《论绘画》中用“历史”一词，来形容一种包括由多人物形象组成画面的叙事性绘画，这种绘画通常取材于古代经典的神话传说、圣经故事和历史中重大的戏剧性场面。他认为，当这一类型的绘画使其目的和方法与文学的目的及方法联系起来时，它就能够证明画家作为一位人文学科成员的身份和级别。由此可见，历史画的“文学性”，其实是提升油画艺术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历史步骤。同时，历史画不仅充分展示出油画家对历史知识的了解，描述戏剧性场面中男男女女的绘画造型能力，而且也证明了他具有了驾驭风景画、静物画和动物画这些“低级”题材类型的能力。总之，历史画创作，是对作者人文知识、艺术技巧、大画面多因素控制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全面体

现，是构成欧洲美术学院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模式的核心内容。直到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等各种反学院的潮流日益膨胀，并最终在现代艺术运动中解构了学院美学的权威。

俄罗斯油画艺术起步于对欧洲油画知识的系统学习与引进，以18世纪彼得大帝强力推行的俄罗斯社会全面改革时期为高潮。之前，俄罗斯本土的宗教艺术是“圣像画”，一种用蛋彩在木质表面上绘制神像的非程式化的宗教艺术样式，是俄罗斯文化传统的重要形式载体。彼得大帝的社会改革打击了世俗生活中的宗教势力，启动了全面学习欧洲的文化变革进程。当时，大量派出人才留学欧洲，其中包括学习欧洲的艺术。1767年，凯瑟琳大帝建立起俄国美术学院，从教学内容到创作标准，都以欧洲的学院体系为榜样。

到19世纪，俄罗斯文化、艺术已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与成果，在创造思想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也开始摆脱欧洲影响，迎来了被历史学家称为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让整个世界为之炫目的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曲家米哈伊尔·格林卡、油画家卡尔·勃留洛夫和亚历山大·伊凡诺夫……在勃留洛夫和伊凡诺夫的代表性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与欧洲学院历史画创作观念的紧密联系：罗马历史戏剧性场面的选择、宗教故事多人物宏大场面的呈现……同时，从今天已然形成自己鲜明特点的俄罗斯油画来回望两位19世纪的伟大艺术家，一种在后来成为俄罗斯油画美学品格的东西也在他们的画面中显露出来：悲怆深沉的主题设计，悲天悯人的情感表现，凝重厚实的语言品格。

如同19世纪整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民粹主义与资本市场、学院体制与创新欲望等一系列矛盾、对立，俄罗斯社会和文化也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张力。1863年秋天，圣彼得堡美术学院的14位应届毕业生提出要自主选择参加毕业金牌竞赛作品的题材内容，而不是画学院一直以来指定的那些脱离俄罗斯现实社会的古罗马故事或宗教故事题材。当这个要求被拒绝后，14位学生退出竞赛并退学，自己组成了艺术家小组进行创作、展出，后来进一步扩大到1870年正式组成了“巡回艺术展览学会”，这是俄罗斯艺术史上第一个独立的艺术家组织，也是俄罗斯油画艺术开始全面展示出民族艺术精神与美学创作品格的里程碑。其中的领军人物列宾、苏里科夫，尤其擅长历史画创作，他们创作的那些结构宏大、形象精湛、笔触凝重的历史画，以至今无法被复制的情感力度与艺术表现力，将我们带入俄罗斯广袤土地上民族历史、英雄业绩、战争与和平……多舛历史命运的激情体验之中。这些精品，是俄罗斯油画艺术走出西欧学院模式，以自己的生活美学路径成熟起来的伟大创造，其以走进“时代”的步伐，建构了俄罗斯油画艺术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伟大经典。

进入20世纪，俄罗斯土地上的社会变革高速推进，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建立、卫国战争的铁血洗礼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文化标志性地位，一方面使俄罗斯油画艺术随着天翻地覆的时代变化而展现出全新的现代性品格，一方面也在与欧美现代艺术之间的意识形态冲

撞与美学对立中，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凸显了俄罗斯艺术语言形态的独特品质，所谓“主题性”绘画，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逐步从传统的历史画中演变出来的。

主题性绘画，顾名思义是以鲜明的作品“主题”设计与表现，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艺术构思。其画面主题、多人物组合的特点类似历史画，但它以更多表现当代生活的事件与形象为特点，而不是如学院历史画那样局限于传统的故事套路；其人物、场景刻画现实主义手法与19世纪兴起的风俗画（Genre picture）有相同处，但它以更多表现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的形象与主题，而区别于风俗画停留于呈现风土人情的小制作。因此在狭义上，所谓“主题性绘画”的这个“主题”是特指的，即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表现劳动大众的理想生活、典型形象、社会贡献和生活意义。因此，尽管主题性绘画在不同油画家的笔下得到了不同风格的诠释，但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在其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群中，概括出它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了它的意识形态；“理想化 + 当代性”是它的创作形态；“典型性 + 写实性”是它的语言特点。这些特点，读者可以在本画册中得到形象的感受：维·米·奥列什尼科夫对革命领袖形象的塑造；阿·亚·普拉斯托夫对军人形象和集体农庄生活典型的提炼；格·米·科尔热夫对战争苦难与正义、牺牲的诠释；叶·叶·莫伊谢延科对红军骑兵英勇干练、无所畏惧英雄气质的彰显；安·安·梅尔尼科夫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国际主义情怀的渲染；阿·特卡乔夫兄弟对普通战士、农民平凡生活中的时代情感的揭示……可以说，20世纪俄罗斯美术在世界艺术史中的形象，是由主题性绘画而标示的。在这个画册中，我们可以比较全面地欣赏俄罗斯历史性、主题性绘画的经典创作成果和演变线索，主题性绘画是本画册选编的重点。

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鉴赏这些历史作品，这里还要提出两点：

一是画册中选编的作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前期，他们经历了卫国战争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艰苦的开拓阶段，因此在他们的笔下，历史就是近在眼前的牺牲与磨难，形象就是身边的战士、工人、农民，情感就是对和平的建设生活、有意义人生的向往，这些相对统一的生活理想与形象资源，使他们的作品没有今天艺术世界所展示的那样丰富多变，这是历史生活的必然。所以，要深入地鉴赏这些作品，领会蕴涵其中的创作观念和语言价值，就必须对那个时段的历史生活情境和精神生活特点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了解。

二是20世纪中期，东西方之间的国际冷战对文化艺术品的生产、传播形成了深刻影响，尤其在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美国”的艺术特点成为两大国际阵营间意识形态对立的符号表征。艺术的审美观念、创作表达，究竟是源自对身边生活的真挚艺术感悟或艺术自律的语言演变实验？还是生活的意识形态决定了艺术表达的审美品质与解读语境？在这些都成为一段历史的今天，重新面对这些具有独特美学品质、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在油画艺术史演变的600年纵深时空中，应能引发许多新的思考……





卡·勃留洛夫
(1799年—1852年)
庞贝城的末日 布上油画
456cm × 651cm
1830年—183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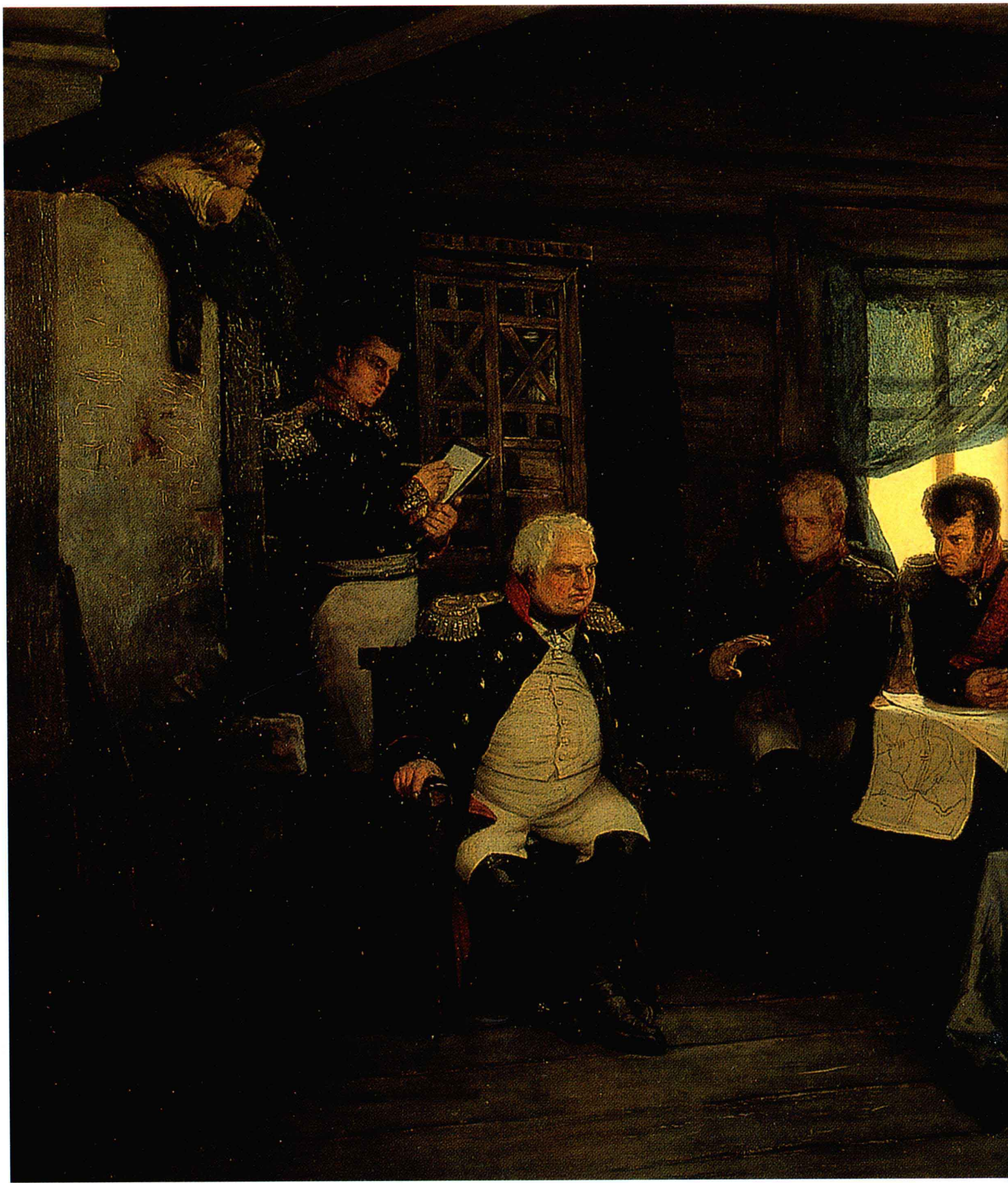
亚·伊凡诺夫
(1806年—1858年)
基督显圣 布上油画
540cm × 750cm
1837年—1857年



康·德·弗拉维次基 (1830年—1866年)
塔拉卡诺娃公主 245cm × 187.5cm 1864年



维·米·瓦斯涅佐夫 (1848年—1926年)
三勇士 295.3cm × 446cm 1871年—1889年



亚·达·基夫申科 (1851年—1895年)
费里军事会议 92cm × 164cm 1880年





伊·叶·列宾 (1844年—1930年)
库尔斯克省的宗教行列 175cm × 280cm 1880年—1883年





伊·叶·列宾 (1844年—1930年)
扎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王写信 203cm × 358cm 1878年—1891年